

嘉定三屠的历史追思

陶庵留碧

□ 袁大营

□ 友 文

历史课讲到明末清初的时候,最难忘“扬州十日”和“嘉定三屠”的血腥。然而,燃着火、喊着杀、淋着血、漂着腥的悲壮场景,在教科书上,往往被朝代争斗、阶级冲突、外族入侵这样抽象的表述以及一些笼统的数据所掩盖,让人读起来索然无味。

满族人从东北一路征战,大半个中国都已征服,为什么偏偏在嘉定举起屠刀,还用得着前后多次?嘉定人,又是怎样一群不要命的刚烈汉子、麻辣娘子?了解“嘉定三屠”的经过才有答案。

大屠杀的缘起

1644年,大清王朝建立。清朝虽然由满人建立,但这个民族并不是井底之蛙,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目标是直取全中国,而不是偏安一隅。当时,八旗大军摧枯拉朽,势不可挡。

1645年上半年,江南大部分地区平定。江山易主,恐惧于“扬州十日”的滥杀屠城,眼看着南明弘光王朝的内讧争斗和八旗铁蹄的不可阻挡,江南的一些明朝旧官有的放弃抵抗,有的缴械投降,有的“转变观念”卖身求荣,有的甚至献上坏点子、馊主意,希望以此与新王朝拉近关系获得利益。

嘉定人其实并不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蛮人武夫,清军到来后,嘉定城也曾张灯结彩,市民对清军“出城迎之”,甚至有的人家门前还贴着“大清顺民”字样。

而正在这时,清王朝急不可耐地推行了“削发令”。

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得毁伤。”你压迫了我的身体,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!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汉族人无法接受“削发令”。

正是这道“留发不留头”的“削发令”,引起了反弹,让本已经平静的江南掀起了新的一波风浪。

数次屠城过程

江南各地相继发生骚乱,一批读书人酝酿抗清,负责嘉定一带的是南明王朝的吴淞总兵吴志葵,他率手下的兵赶走新政府派来的县令,占据了城市。进士出身、做过浙江参政(副省级)的侯峒曾(时年54岁),联络黄淳耀(时年40岁)黄渊耀兄弟,主持城防,反抗清朝。

嘉定起事,惊动了新的王朝。清军兵临嘉定城下。

但进攻嘉定城的并不是满人,而

是明朝降将李成栋。

当时,李成栋部已越过嘉定,正前往崇明岛追剿反清的残余势力,七月初一到初四,李成栋部5000人从吴淞回兵嘉定,开始了第一屠。

嘉定城内号称有十几万人,但全是平民百姓,毫无战斗力,而李成栋部则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,官军以骑兵冲击,以大炮攻城,城墙屡被轰塌,又被城内民众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上。初四,又一截城墙被轰塌,李成栋军蜂拥而入。

《嘉定乙酉纪事》中有描述:兵遇民,就勒索钱物。刚被勒索过,再遇见兵,又被勒索,如此反复。如果钱少了,或者根本拿不出钱,那就3刀砍下。

市民哪来那么多钱财!于是“悬梁者,投井者,投河者,血面者,断肢者,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,骨肉狼籍。”

屠杀抢掠持续了一整天,城内数万人遇害。惨相是:“自西关至葛隆镇(约3公里)浮尸满河,舟行无下篙处。”

英雄侯峒曾投河,黄淳耀、黄渊耀自缢。

“屠夫”李成栋则“拘集民船,装载金帛、女子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”而去。

几天之后,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“义士”聚集了一些人,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鸟,他以杀“汉奸”的名义冲到嘉定城里,见到剃了发的百姓就杀。李成栋急令嘉定县令浦璋率兵杀回嘉定,这是又一次屠杀。

20多天后的8月26日,本已降李成栋的原南明总兵吴之蕃率部造反,攻入嘉定城。城内民众以为希望来了,纷纷投奔吴军。然而,吴军不过是乌合之众,清兵一反扑便“溃散”,李成栋恼羞成怒,嘉定城遭到再一次血洗,又有数万人被杀。

血泊中的思索

看到这里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慨。其实,嘉定人已经用实际行动作出了选择。3次屠城过程中,嘉定城内没有一人投降,令人叹为观止!从此,嘉定留下了忠烈的英名、不屈的气节,而不是“柔弱”的民风。

在国家、民族危难关头,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那种坚决不与满清政府合作的大丈夫气节当然值得褒扬。但对于“嘉定三屠”,我们似乎还有话要说:

这完全是一场同胞对同胞的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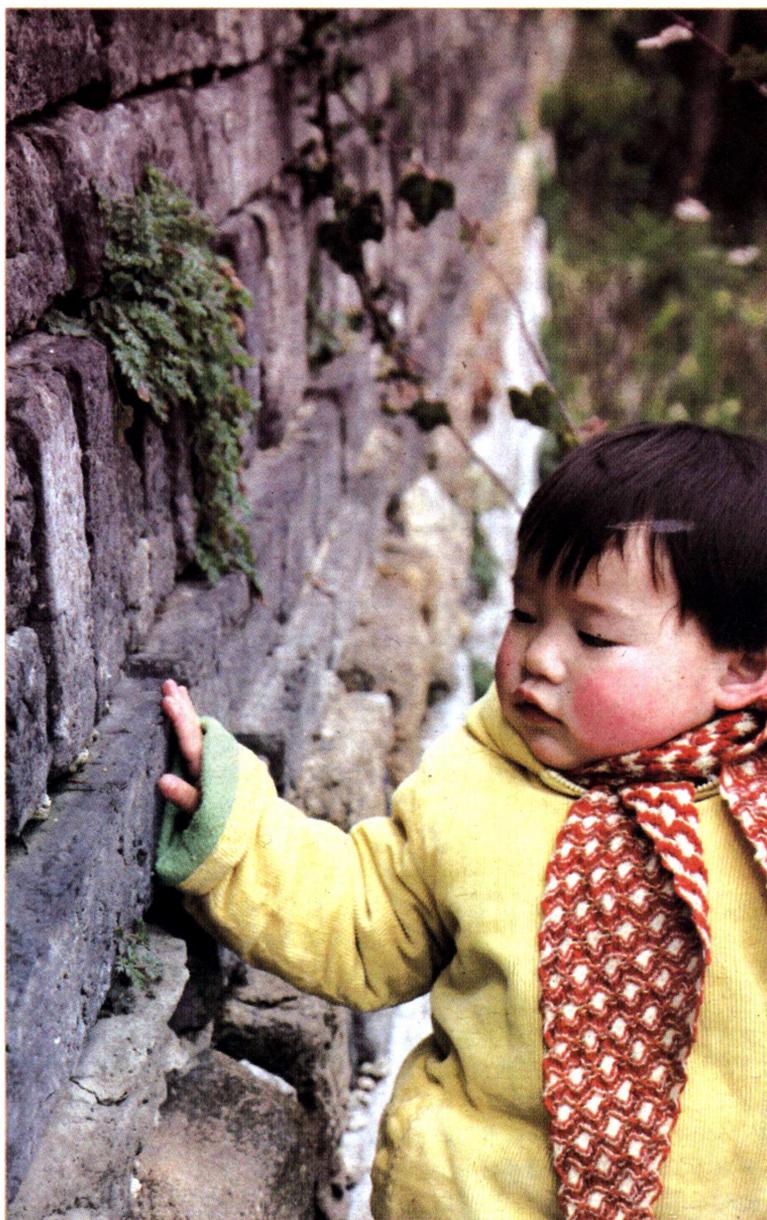
杀!不管是李成栋还是朱瑛,还是吴志葵、浦璋,都是汉人。主子是满人,操屠刀的却都是汉人,这是民族的悲哀!

汉民族历来自称礼仪廉耻之帮。这些杀人魔头,肯定都受过儒家仁义道德的教育。然而,遭遇社会大变动,纲纪不存,没有了约束,人性中的为所欲为、欲念的急剧膨胀,把人立即就变成了魔。礼义廉耻伦理道德统帅不起作用,这是儒学的悲哀!

除了刀对刀、矛对矛的死拼打

斗,嘉定人是不是还可能有什么的选择?我们知道,斗争既讲策略也讲艺术,“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跑!”“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。”几个高谈阔论的书生,一批赤手空拳的市民,凭热情和冲动,以血肉之躯对付铁甲刀炮,这是民众的悲哀!

过去的,已成历史。写下这些东西,并不是想把仇恨延续,而是作为一个嘉定人对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无辜生命的追念。



抚摸历史

365年前的那个苦夏,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志士侯峒曾、黄淳耀招集忠勇、起兵抗击清兵,“嘉定恢剿义师”的旗帜在城墙上高高飘扬,黄

氏兄弟主守西城,兵力强弱悬殊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终不敌清军猛攻。城破后,兄弟俩在西林庵双双殉节,城头发生的悲壮故事,后来成为嘉定精神的一部分。修复的嘉定城西水关和旧城墙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李华成/摄 陶继明/文

徜徉菁菁校园,书香阵阵,如果能像北大燕园那样能时不时邂逅几件“圆明园重点保护文物”,那一定惊喜。偏偏年轻的上海大学校园里也有这样一个去处,那就是嘉定校区的“陶庵留碧碑”,某旅游网介绍这是“上海大学内最具人文底蕴和历史悠久文化的深厚沉淀”。实际这碑不过一人多高,它每天立在计算中心大门左边的草丛松柏间,默默迎送上大师生上下班或去新食堂,鲜见游客前来祭奠。

这块平静的石碑背后竟然有着极不平静的故事。史载:黄淳耀,字蕴生,号陶庵,明崇祯十六年(1643年)进士。清顺治二年(1645年),黄氏兄弟侯峒曾率领的嘉定人民起义抗清。城破,兄弟俩奔至西林庵悬梁自缢,口喷鲜血于壁上,历久不褪,清乾隆年间詹事府詹事(主管皇官文书内务的官员)张鹏翮题“留碧”两字。

西林庵是黄氏兄弟幼年读书处,有屋2间,民国时废。1962年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在西林庵旧址立碑,汉白玉质,通高1.70米,宽0.97米,厚0.13米。吴玉章题“陶庵留碧”4字,碑的另一面镌刻吴玉章书七言诗句:“长虹碧血气冲天,爱国英雄继万年。且喜纪元新世界,翻天覆地换人间。”

很多人难以把吴依软语、外向经济高度开放、祥和发达的嘉定区和如此血性壮烈的历史相联系,也不明白困难时期,那位在废墟上“劳民伤财”地刻字立碑的吴玉章是不是个“古板守旧”的老先生?非也!吴玉章曾入同盟会、护法讨袁,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深得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近现代“元老级”革命家之一,也是学贯中西的教育家,他一生有一项贡献尤其特别:1917年他游学日本、法国回国,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,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,其中周恩来、邓小平、王若飞、陈毅、聂荣臻等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。如此功垂史册、开明的“伯乐”,对2位偏居嘉定一隅书生的殉节义举感慨万千!

1962年立“陶庵留碧碑”之时,应当是原上海科技大学的(1958年建校)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之际。师生们励精图治、艰苦奋斗以及日后所作出的贡献,想来先辈书生的气节对他们也有激励感召作用吧。

因此,希望字迹斑驳的“陶庵留碧碑”能够得到更好的修缮保护,有更多的市民前往瞻仰。也期待上大校园里的文化遗产能被充分挖掘整理,创作具海派特色魅力的历史传记或艺术作品……有幸在“西林庵”旧址读书做学问的后人,则应当永远铭记精忠报国的责任,践行“自强不息”校训,这样,为嘉定乡亲自由幸福而壮烈牺牲的陶庵兄弟才会感到欣慰,吴玉章老先生泉下有知才会安息。

两个嘉定“照见”两面李成栋

□ 友 文

“嘉定”是宋朝宁宗皇帝的年号。据我所知,国内至少有4个地方都叫“嘉定”,一是上海的嘉定区(1958年以前是江苏的嘉定县);二是四川的乐山市,宋朝叫嘉定府,清代更名为乐山;三是江西信丰县,县治所在地叫嘉定镇;四是青岛市,有嘉定山、嘉定路。

信丰地处赣南,红军长征后,陈毅率部分红军在那一带坚持了3年的游击战争,其县城所在地就叫嘉定镇。

把信丰的嘉定与上海的嘉定联系起来,除了拥有同一个地名之外,还有一个人,那就是李成栋。

信丰史料载“英雄”

在信丰的史料记载中,李成栋是这样一位了不得的“英雄”:1649年4

月,清军聚集精锐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部。鏖战一天,李成栋部大将多死,士卒溃逃,粮食又吃完。将领们请李成栋退师,寻找机会再图重兴。李成栋索酒痛饮,投杯于地,大言道:“吾举千里效忠迎主,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,今出师无功,何面目见天子耶!”言毕,不待随从,纵马渡水,直冲清军大营,不料,桃江河水上涨,马力弱,摔入水中,溺而亡。这完全一副宁死不屈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光辉形象。苟且偷生的南明政权,对他还“赠太傅、谥忠武,赐祭九

坛”,葬礼极为隆重。

而仅仅在4年前的1645年7-8月,在今日上海的嘉定,也是这个李成栋,则完全又是另一副面孔:汉奸、国贼、屠夫、刽子手。因为,正是这位汉人的败类,亲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嘉定三屠”。

嘉定血记刽子手

历史就是这么生动和复杂。

对于“嘉定三屠”的描述,历史的

教科书上,大多一句带过,或泛泛而谈,有意无意要把屠城的血债算到满清政府的八旗子弟账上。读史,让我们明白这一切。据《永历实录》记载,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,“起群盗”。曾经做过李自成义军中一名下级将领,外号“李诃子”。后来,追随上司高杰接受明朝招安,摇身就变成了明朝的官军。而正是这位李成栋,是“嘉定三屠”的超级大屠夫。

1644年4月,清军逼近徐州,守城的正是这位李成栋。